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四部

《中国艳史》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闱史

第三部

（民国）许啸天 著

第八十一回

皇帝昏懵三更驾鹤 海瑞廉洁两袖清风

满园的梨花都含着悲意，斜阳射在黄墙上惨红如血。被风吹皱的一池碧水，似美人盈盈的秋波含着珠泪要下堕的样儿。那时秋香颤巍巍地说道：“俺家小姐已于昨天的晚上死了。”这死字才得出口，把个唐寅听得几乎昏倒在地上，举头瞧那四面的景色，觉得没有一样不可悲的！便很凄惨地问道：“你家小姐怎么死的？患的什么病儿？却死得这样快！”秋香一面弹着泪珠儿，呜咽着说道：“还不是为了你么，否则也不至于死咧。”唐寅惊道：“真的为俺死的么？”秋香叹了口气道：“说起来话长，咱也不愿意讲它，实在也不忍讲。咱的小姐留有绝笔遗书，你自己去瞧吧！”说着就贴身取出一封信儿递给唐寅。

唐寅接在手里不住颤着，只见信上写着一行“六如知己亲启”六个大字。又把那封信拆开来，里面写着蝇头小楷道：

六如知己者如览：一别吴江，再逢燕地。两意缠绵，双心怆恻。夫以家庭受制，难缔鸾凤之俦。月老无情，未定鸳鸯之谱。古云君子，本淑女好逑。昔者相如，调求凰之曲。忆曩者，小楼并肩对语，促膝共谈，相偎相依，情犹水乳，至怜至爱，义若芝兰。素手携来，金钩鸣乎罗帐。玉藕挽处，春心动于衾

中。云雨巫山，入襄王之好梦。湫澹逝水，会神水之阳台。斯情斯景，宁堪为外人道乎？讵知好事不长，偏来磨折，老父书至，于是乎屏当而北行焉。幸君多情，追踪北来，虽别离黯然魂销。不久复重续旧，竟谓从此天长地久，作永远之欢娱。将来得冰人之一言，即可偕老白首矣。孰之祸事之来，有出人意料者，老父毅然为选佳婿耳。彼人者，新进学士，翰苑才人；尔雅温文，少年俊美。相偶固不辱没，亦堪称一对璧人。无知吾之与君，已订约在前，岂容改志于后？然坚守吾约，则违父母之命。苟顺亲情，则负君矣。就事而论，两不可背。以情而言，乌能独从。转辗思维，进退皆难，追本寻源，是吾之命薄耳。嗟乎六如！今且别矣。红颜如花，其艳不永，是古人已先为吾言之。盖吾欲从君，则遗羞老父，世将詈为无耻，留丑名于千古。进而从父，则君必百志俱灰，遂至磨折以终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为我而死，吾心岂忍出此乎？吾计之熟矣，不幸事急，赖有三尺白绫，作吾护身之符，身既属君，则唯有一死报君耳。噫！吾之死期至矣！吾死之后，君幸无悲，天下多美女，以君之才，能奋力上进，掇高科，取杏紫，犹拾芥耳。身登仕籍，则区区如薄命人者，何患不得，届时恐嫌其多且烦也。虽然，果有此日，君志得意满，志高气扬，而薄命人则夜台孤眠，尝风餐露，白杨枫树绕吾荒丘。谁复有忆及斯薄命人者乎？悲已！顾君有情人也，倘能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之夜，三呼吾名而稽首者，吾死亦无憾矣！更有一言，为君告者，秋香小婢，事吾多年，情同骨肉，君如情深念吾者，而纳秋香而列诸妾媵，吾之所愿也。则君见秋香，犹对吾无异。要之彼一孤女，伶仃可怜，得君援之，亦属功德，而吾心亦从斯安矣。别矣唐郎，幸自珍摄！薄命如吾，不足怜惜，祈君毋过哀，致吾在九泉因此而增吾悲，亦所以增吾之罪孽也。呜呼！不谓花亭(相府后

圃有花芳亭，为六如眉云幽会地)一见，乃成永诀。纪念之言，遂为讖语。吾忆及是，吾心伤矣！悲已哉！夜漏三更，春寒多厉，吾书至是，泪湿云笺者数重，吾乃不忍书矣。

妹徐眉云绝笔

唐寅一边读着，真是一字一泪，到了读毕那眼泪已和黄梅时的霖雨一般连绵不断，视襟上早湿了小半幅，掩泪回顾秋香道：“不料你们的小姐真个为俺而自尽的。此后俺的希望已绝，从今当披发出山，不复再染红尘了。”秋香也呜咽着说道：“唐相公莫说这样的话，叫人听了伤心，俺家小姐在毕命的隔日也再三嘱咐，寄语相公不要灰心自伤，致增小姐的罪孽。”说罢，已哭得回不过气来。

唐寅也哭得抬不起头，几乎失声大哭。正在相对着和楚囚似地对泣，伤心人遇着了伤心人，两人越哭越觉悱恻，不提防园门的小阁上忽然有个娇小的声音很清脆地叫道：“秋香姐！老夫人唤你了。”秋香听了，忙收泪回身，一面擦着眼儿三脚两步地去了。唐寅独是一个，呆呆地立在园门口，似发呆般地在园门出神。那边走过着园门的老仆，见唐寅在门口发怔，当他是市井的轻薄儿，便上前将唐寅一推，道：“请你走远些儿，咱们里边有事，要关园门了。”说罢也不等唐寅回话，“砰”的一声，竟自关上了园门，门里咕咕咕咕地走了。

唐寅在园门前木立了半晌，只得长叹了一声，一步懒一步地回他的寓中。方在咄咄书空万分凄寂的当儿，忽见文征明垂头丧气地走进来。两人相见，略略寒暄了几句，文征明劈口就说道：“奇事都是我遇见的，你可知道我又逢着一桩怪事吗？”唐寅因自己有心事，便淡淡地答道：“什么怪事？”文征明拍着膝盖说：“就是那徐相国的女儿，承相国亲许我的婚姻，

不知怎样的，今天据相府里的仆人来报知，说他家小姐昨天晚餐还好端端的，黄昏忽然死了。不是令我莫明其妙吗？”

唐寅见说，不由地吃了一惊道：“你所说的敢是那徐阶老相国的女儿么？”文征明道：“你想有几个徐相国。”唐寅蓦然地立起身来道：“那可糟了！”文征明诧异道：“要你为什么也这样着急？”唐寅不等他说毕，从袖里探出那封眉云小姐的绝命书来，望着案上一掷道：“你且看了就能明白。”文征明把信从头至尾慢慢地读了一遍，带读带叹地摇头晃脑，读至“徐眉云绝笔”，不觉目瞪口呆做声不得。唐寅便把在吴中时与眉云之经过详细说了。文征明叹道：“我若早知道，就不致允许她的婚事了。这样一来，倒是我害了你们了。不过书中眉云小姐嘱咐你纳秋香为妾，这件事我必成全你的。”说着起身去了。

那时徐相国听她女儿无故自尽，悲痛叹绝。但不知眉云为什么要自尽，传秋香并侍婢等诘询，终得不到头绪。后来魏夫人从无意中吐出吴中的事儿来。徐相国大怒，立刻把秋香拷问起来，方知眉云已私和唐寅订了婚约。徐相国恨恨地说道：“这贱婢该死，她自己没福去做现成的夫人，还可惜她则甚？”于是命草草殓葬了，一面密谕左右，令逮捕唐寅。风声播进了文征明的耳朵里，忙去通知唐寅预先避去，又亲往相府，求徐相国把秋香见赐。徐相国和魏夫人一商量，以为眉云小姐已死，膝下又无儿女，秋香为人很是伶俐，服役府中也多年了，不如收她做了义女，仍嫁给文征明，做眉云小姐的替身。徐相国将这层意思对文征明说了，征明不好不答应。因秋香虽是婢女，经徐相国收做义女，立时变了小姐身分了。

过了几天，秋香便正式嫁给了文征明。结缡的那天，廷臣都来贺喜。大家不知道其中底细，齐说相国小姐的艳丽和文翰

林真算得一对璧人。世宗皇帝闻得徐阶的女儿嫁与文征明，特赐征明龙凤金锁一具，彩紬百端，黄金五百两，绣袍一袭。翰林夫人徐氏(秋香)赏贡花一对，凤钗两双，碧玉龙纹玉簪一对。又御制燕尔新婚诗二十四首赐给文征明夫妇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只苦了个唐寅，弄得麻绳缚蛋——两头脱空。文征明的初意，想把秋香要来送与唐寅的，万不料以假作真，依旧拉在自己身上，倒几乎无颜去回复唐寅了。唐寅晓得了内里的情节，只有叹息一会，也不去见文征明，竟嗒然南归，自后唐寅在吴中不似从前狂妄了，他闲下来时把书画自遣。流传到了现在，他的书画很有价值，和祝枝山、文征明、徐昌谷并称吴中四才子，这且不提。

且说世宗帝嘉靖三十年所立第三个方皇后又崩，世宗帝悲感之余，于方皇后的丧仪十分隆重。方后梓宫安葬永陵，世宗帝还亲自执紼送至大明门，经群臣的跪请才含泪回驾。是年便册立杜贵妃为皇后，这是世宗帝第四次立后了。

日月流光，韶华不居，其时的方士陶仲文已死了多年，世宗帝又记念那仲文起来，经中官把仲文的儿子陶世恩、侄子陶仿，徒弟高守忠、申世文等这一班术士又陆续召进宫。世宗帝令旧日的醮坛重行修筑起来，谕令陶仿、陶世恩均上坛炼丹，以申世文、高守忠祈禳灾祸，拜求上天甘露。

那时世宗帝的诸子也都长大了，只阎妃所诞的皇子载基已死，谥号哀冲太子。王妃所诞的皇子载堦才册立东宫七天，便一病死了，谥号庄敬太子，世宗又改立杜贵妃所出的皇子载厚为太子，并封载圳为景王，载蓊为蓊王，载墉为威王，载佩为均王，载堦为颖王。那时朝中大臣以徐阶为其中翘楚，统率百官总掌朝政。好在世宗帝常患病痛，对于朝事本来不大顾问，悉听徐阶主裁。

到了嘉靖四十四年的冬上，忽然圣体违和，渐渐卧床不起。有时于朝政大事万一免不来的，只好勉强倚榻裁决。但每到时候坐得久了，就觉得眼前发黑神志不清。在这时的太医院和司医监正一会儿验脉搏，一会儿进汤药，真是忙碌得了不得。世宗帝吃了药下去，仍如石沉大海，一点也不见效验。而且睁眼开来就见有一团黑气在榻前滚来滚去，把个胆大心豪的世宗帝吓得心惊胆战，半夜里往往叫醒过来，叙述他所见的怪象。一般宫侍内监等都信为真话，于是宫中传说发现了什么黑煞，须得建醮祈祷。世宗帝召陶世恩等面谕，令施五雷正法镇压妖邪。

陶世恩等奉谕，便去招了几十个方外道士，在宫中叮叮咚咚地铙钹喧天实行做起法事来了。其实宫中何尝有什么黑煞？不过世宗头昏目眩体虚心悸眼中发暗，望出去好似一件鬼物，这叫做疑心生暗鬼了。世宗帝因药石不灵，又想到了仙人的丹汞，命陶世恩等昼夜煅炼，炼成了一种仙药名唤九转还元丹。由陶世恩、陶仿、申世文、高守忠等把玉盘盛了金丹三粒上献世宗，谓吞丹之后可以立除痼疾。世宗帝大喜，倚身在床，取过玉盘中的丹药来瞧时，见金光闪闪香气馥郁。世宗帝不待把丹化开，随手往口里一丢，咽地咽下肚去。谁知服了金丹到了半夜光景，世宗帝忽然从榻上直跳到榻下，竟似发了狂一般。太监等慌了手脚，忙去奏报杜皇后及六宫嫔妃等，都齐集榻前，又飞召阁臣如徐阶、高拱、郭朴等诸人入内。众人见世宗帝这样的情形，徐阶说是药饵投错了。内监将世宗帝服丹丸的事细细讲了一遍。又说：“未吞金丹以前语言很是清楚，自吞丹丸就此牙关紧闭，弄得说不出话来了。”徐阶听了大怒，即命把陶世恩、陶仿、申世文，高守忠等四人暂行系狱，再行惩办。

世宗帝似这般地又闹了三四个月，看看又是冬尽春初，是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了。世宗帝的病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内外臣工

进内请安，只略略点一点头，既不能说话，听闻也失了知觉，唯眼睛还有些瞧得见罢了。是年春月的中旬，徐阶循倒入觐，见世宗帝形色不好，面已带青双耳变紫，眼见得中不用的了。徐阶传谕，速召东宫载厚。

不一刻太子载厚来了，一眼瞧见世宗帝容色改换白沫满口，父子间的天性发现，不由地大哭起来。徐阶顿脚道：“现在岂是哭的时候，快替皇上料理大事要紧。”于是徐阶就即草了遗诏，呈给世宗帝过目。世宗帝在这时哪里还能看什么诏书，只拿在手里含含糊糊地往旁边一瞥，就算看过了。那诏中的大意无非说，朕承皇兄（指武宗）托付社稷之重，兢兢然励精图治，图国运之日昌。惟以多劳获疾，遂以误信长生之方，修短天成，宁能赖乎丹汞之术。由是小人群进，共为草药之呈。方士相逞，乃以邪气为惑。致令士民失望，贤者退避。杖史谏之臣，自蔽言路。兹以今建始，旧日获罪者悉行召用，褫职诸吏开复原官，而政令之不便者，尽行罢之云云。这道谕旨完全是世宗帝自罪。假使这位英睿骄傲的世宗不是在昏懵的当儿，怎肯这样的说法，只怕拟诏的大臣早就头颅离了腔了。是夜的三更，世宗帝人事不知，嫔妃又复齐集，徐阶等都来榻前听受遗命。太子载厚更是痛哭流涕。哭了一会，世宗帝忽然两眼一瞪、双足一挺，气息回不过来呜呼哀哉了。

载厚和群臣及嫔妃等大哭了一场，便由徐阶传出遗诏，召集群臣宣读既毕。看看天色破晓，徐阶、高拱、郭朴即扶载厚登位，是为穆宗，改明年为隆庆元年，追谥世宗为肃皇帝，庙号世宗。又尊生母杜皇后为宇恪皇太后，立妃陈氏为皇后，以徐阶为上柱国右丞相，高拱为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，郭朴为工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。并大赦天下。前监禁谏官御史杨继盛、罗文炳已死，奉旨开复原官，追荫其子爵禄，吏就主事

海瑞这时也系狱里，今释出，擢为吏部侍郎。

海瑞出狱，见新君登极，想起昔日的弊政，欲竭力地整顿一番，所以递疏上去就是弹劾上柱国右丞相徐阶，说他擅专朝政、扼止言路。由是触怒了徐阶，把海瑞调任外省。不上几个月擢为都御史，巡抚江南。海瑞奉命，就便衣赴任。到了江南，把那些贪婪的官吏一一将姓名记了下来。一至任上，拿这些官劾的劾、革的革，差不多去了一大群。江南的属吏一闻到了海瑞的名儿无不望风畏惧，相戒不敢为非。海瑞既廉明又善断狱，江南的人民都呼他作海青天。

时上元县有个著名的恶讼叫做冯如冈的，为人奸险谲诈。一县的人上他个徽号唤作马熊，谓熊和虎般能噬人的意思。又同县有个土豪叫侯馥堂的，他自己虽不是善人，对于冯如冈的行为却很个赞成的。

有一天上，如冈和馥堂在绅士家祝寿，两虎相逢当然不能相容的。馥堂便使洒骂座，把如冈往日的劣迹似数家珍一样一头讪笑，一头大骂。如冈只做没有听得，持着酒杯欢饮自若。馥堂见挑拨不动，骂了一会也就罢了。第二次馥堂又在河边遇见了如冈，正当炎暑天气，馥堂方脱得赤条条的在河中洗澡，待得起身，恰好冤家路窄一眼瞧见了如冈。馥堂拍着肚皮戟指顿足大骂，如冈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只含笑向馥堂遍身打量了一下，负着手自去。馥堂还带笑骂道：“冯如冈的混厮，你看爷爷的玉体，敢是替你的妻子女儿媳妇们择汉子么？”这句话说得路上的行人一齐哄笑起来。如冈并不愧怍，反而仰天哈哈大笑。如冈在平素是不肯轻易

让人的，一枝笔尖更来得厉害。不论什么案子碰在他冯如冈的手里，没理可变有理，确是个僻处县邑的恶讼(俗名刀笔师爷)，如今被侯馥堂几番辱骂竟会忍气吞声了。若是那些乡人这样地

糟蹋如冈，不是被他捆送县署，就是使你株连讼事，少不得家也破了。于是大家知道如冈也是惧怕凶狠的，街市上的众人纷纷议论着。

不到半月工夫，上元县忽然出了一桩命案，是妇人谋杀亲夫。谁知那妇人到了县堂上，坚说丈夫不是他谋杀的，是侯馥堂来强奸她，她就大喊起来，她的丈夫闻声赶入，侯馥堂急了，顺手取了案上的菜刀把她丈夫赵狗活活地斫死。县令见供，将侯馥堂拘案。馥堂便极口呼冤，且要求强奸和杀死赵狗的证据。县令问那妇人，妇人朗声说道：“侯馥堂来强奸我时下衣已经褪去，我见他小肚上有一点红痣，还长着很长的黑毛，是我瞧得很清楚的。”县令叫验着馥堂的小肚上，果然有粒小小的红痣。这样一来把个馥堂的口堵住，再也强辩不出来，只好俯首承认。

县令就录了口供，作为定案。馥堂以强奸不遂、刀杀本夫，依法拟斩。这案申详上去，正逢海瑞巡查案卷，见了上元县的详文，沉吟半晌，拍案说道：“此案尚有疑窦，据文中谓侯馥堂腹下的痣并不甚大，说在强奸急迫恐惧的当儿，那妇人何以瞧得这般仔细？分明有隐情在内，非俺亲鞫不可。”于是行文上元县，命解人犯来省重行勘讯。不多几天，上元县押着人犯到了。海瑞当即坐堂，先带那妇人上来。海瑞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你当日侯馥堂强奸你时是在晚上么？”妇人答称：“是！”海瑞又道：“馥堂推你房门时，你知道是馥堂么？”妇人摇头道：“那时因房门暗黑，不曾瞧得明白。”海瑞微笑道：“难道你房中没有燃灯吗？”妇人道：“灯在房门的桌上，他蹑手蹑脚地进来，只能瞧得他的背面，却未看见他的脸儿。直走到近床前，才知道不是丈夫，我就吓得喊起来了。”海瑞道：“这样说来你睡在榻上，离灯是很远的，所以你看不清他的面

目，是不是？”那妇人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海瑞突然把惊堂木一拍，变色喝道：“你这淫妇，谋死了亲夫，还敢诬攀他人，希图逍遥法外。左右给俺夹起来！”妇人大叫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小妇人是冤枉的。”海瑞冷笑道：“你方才自己说的，睡在床上距离灯光是很远的，馥堂又是背灯而来，你连面目都瞧不清楚，他腹下的红痣又是很细小的，你何以独能瞧见？这显系有人指使的了。”

这一片话说得那妇人哑口无言。海瑞令把那妇人用刑，那妇人似杀猪般地喊起来。一时熬刑不住，只得老实供道：“赵狗是奸夫刘健三杀死的，侯馥堂确是诬攀。”海瑞喝道：“你和侯馥堂有甚怨恨却要陷害他致死？”那妇人垂着眼泪说道：“健三杀了赵狗，便去求教那讼棍冯如冈，是如冈教我这样说的。”海瑞听了，立把妇人收监，命往上元县提冯如冈和刘健三来省。如冈还要狡赖，被那妇人当面质证。如冈图赖不得，就历叙与侯馥堂结怨，心想中伤他终没有机会。一天在江畔见馥堂赤身入河洗澡，瞧见他脐上的小痣。恰好刘健三来相商，以是教他强攀馥堂，以报复私怨。海瑞怒道：“好刁滑的杀才！”令左右重责百杖，将冯如冈立毙杖下。一面传刘健三上堂，也没法抵赖，直认杀人不讳。于是海瑞提笔判刘健三和那妇人论抵，侯馥堂薄责释放，冯如冈已死勿论。这桩案件判毕，吴江的人民齐声传颂海瑞是个活阎罗。上元县的县令却为了这案撤职。

那海瑞做了五六年的外任官，到卸任时依旧是一肩行李、两袖清风。他临行时百姓谁不零涕，还攀辕去挽留他。海瑞因上命难违，只得向人民安慰一番，匆匆进京。穆宗皇帝也知道海瑞正直廉明，授为礼部尚书。那时朝中的群臣都有三分惧怕他。连太傅高拱也畏海瑞刚直，做事不敢过于放肆了。那位穆

宗皇帝英明更过于世宗，廷臣相戒，兢兢地不敢蒙蔽。到了隆庆二年，穆宗皇帝选德六宫，在宫待中选了三人，又先了四个大臣的女儿。这样一来，宫闱便闹出一件天大的祸事。要知怎样的祸事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二回

旧雨重逢宸妃投井 昙花一现穆宗宾天

却说穆宗是世宗的第三子(载厚)，他做东宫的时候很是聪敏，世宗本封他为裕王的。有一天上，世宗帝见中宫失火，登高瞭望。裕王载厚忙牵住世宗的衣袖避往暗处，世宗问他做什么？裕王禀道：“时在黑夜，天子万乘之尊不可立于火光下，被人瞧见了恐有不测。”其时裕王还只有五岁，世宗见说，喜欢裕王颖慧，从此便存下了立他做太子的念头。恰好庄敬太子载堉又殇，世宗下谕继立裕王载厚。吸至世宗崩逝载厚接位，是为穆宗，时年纪已三十岁。穆宗在东宫册妃李氏，生子翊钧，三四岁就夭折。李妃痛子情切，不久也谢世了，穆宗又册继妃陈氏，生子翊钧、翊铃。登位之后立陈氏为皇后。翊钧立为东宫，翊铃封为靖王。

尊杜贵妃(穆宗为杜贵妃所出)为孝恪太后，故方皇后追谥为孝烈太后，张废后追谥孝贞太后，陈皇后追谥孝洁太后(世宗凡立四后、陈后、张后、方后俱逝，惟杜后尚在)。时余姚王守仁已逝，穆宗追念他的功绩，封新封侯，谥号文成。又下旨将陶世恩、陶仿、申世文、高守中等一班羽士概行斩首。又加三边总制戚继光为大将军、晋武毅伯。这时徐阶忽上本乞休，穆宗帝挽留不住，赐田三百顷，黄金万两作为养老俸禄，擢徐阶子徐弼为光禄卿，袭荫父爵。徐阶拜辞出都，还乡后又六年

病终。这里穆宗帝以张居正为大学士，高拱为内阁大学士，徐贞吉为文渊阁大学士，李春芳为户部尚书。

那时君明臣谨，天下渐有承平气象。北番(蒙裔)遣使求和，进贡珠宝请释俺答回国。俺答为番奴部酋，世宗时被戚继光擒获、囚在牢狱中将有十多年了。穆宗谕边抚王崇古与北番订约，岁入朝贡，才把俺答释回。穆宗又选立六宫，以宫侍王氏、李氏、阮氏封为嫔人。又册立锦衣卫杭瑗的女儿，尚书梁宽的女儿，侍郎江叶田的女儿，均为贵妃。这三位嫔人与三位贵妃都很贤淑，一般的知书识礼，就是那位陈皇后也很谙大体，所以宫闱中倒十分和睦。穆宗帝天天享着快乐的光阴，真好算得是和融雍穆了。

那北番的部酋俺答自回国后，把部族整顿一回，还一心想报复被囚的仇恨。俺答的儿子巴勒图中年夭死，遗下一个孤儿叫做巴罕那吉。俺答见那吉已经弱冠，便替他在部族中聘下一房妻子，即日迎娶过门。胡奴本不识什么吉日良辰，也没有日历的，下了聘物就可以迎亲成婚了。

那吉的妻子是番部头目杜纳乌拉西的爱女，小名叫花花奴儿。生得神如秋水、脸若芙蓉，杨柳蛮腰、凝脂玉肤，在北番有第一美人之称。杜纳乌拉西对于花花奴儿异常的疼爱，说她诞生时香气绕室终日不散，人家都谓花花奴儿必然大贵，杜纳乌拉西越发当她掌上明珠样地看待。寻常的族中少年向杜纳乌拉西来求婚，一口被他峻拒道：“俺的女儿不做皇后皇妃，至少也要做个夫人，岂肯嫁给常人做妻子，你们快绝了那妄想吧！”人家听了杜纳乌拉西的话，就再也不敢来求亲了。

俺答闻知，便遣使和杜纳乌拉西说了，给他孙儿巴罕那吉求婚，杜纳乌拉西见是部酋的命令，又是俺答的孙儿，将来俺答一死那吉继拉，自己女儿怕不是个部酋夫人么？当下便允许

了，请奉来人回报俺答。俺答大喜，于是整备些牛皮、鹿皮、虎皮，并牛羊百头为聘仪，杜纳乌拉西接受了，也回过礼物，是一匹高头的青鬃马，算是与巴罕那吉做坐骑的。等到把花花奴儿娶过门来，那班亲戚族人以及部中的人民兵卒，谁不赞一声新娘的美丽。巴罕那吉也唇红齿白，戴着金边纬帽，穿了箭袖的绣袍，愈显出英姿奕奕，不让汉时的温侯（吕布人称温侯，封号也）。这一对璧人在红氍毹上，盈盈地交拜，把亲友们看得出了神，啧啧赞美声不绝。

蒙古风俗，三朝新娘进谒翁姑，又去参灶（祭灶神也），都是新娘独自前去，新郎不和她偕往的。那时花花奴儿参过了灶，又去拜见了阿翁巴勒图的遗像及阿姑那马氏，再后去参拜祖翁俺答。俺答见花花奴儿貌丽如仙风姿绰约，不由地兴勃勃起来，忙亲自把花花奴儿扶起，一手牵住她的玉臂细细地打量一会，看那花花奴儿穿着银红的绣服，外罩青缎氅衣，头上装了燕尾金凤宝髻，粉颊上重着两行秀发。瓠犀微露，笑窝带晕，玉容的娇嫩看上去似吹弹得破的，觉得白里透红，妩媚中含有几分妖冶，再加上她一双勾人魂魄的秋波，真是看了荡人心志。

俺答愈看愈爱，忍不住拉她的玉臂向鼻子上乱嗅。蒙古人的女子是不讲贞操的，也不知羞耻是什么，乱伦的事常常有的，那更算一种风俗，益发不打紧了。俺答嗅着花花奴儿的玉臂，引得花花奴儿一面缩手，一面俯着头格格地笑了起来。若在我们汉人，做祖翁的这样不长进，孙媳早就变下脸儿来了。但他们蒙人以为是祖翁喜欢孙媳，什么嗅臂、接吻、按乳、舐面是算不了怎么一回事。俺答见花花奴儿一笑，好似一朵海棠被风吹得倾体倒身，在那里婆娑起舞，益得她的婀娜娇艳了。俺答这时怎的还忍耐得，便转身轻轻地将花花奴儿抱在膝上，花花奴儿待要挣扎，俺答力大紧紧地把她揪住。花花奴儿脱身不得，

只有倚在俺答的襟前吁吁地娇喘着。不提防俺答一手拥了花花奴儿的纤腰，还有一只手已把她衣钮解开，探手去抚摩她的酥胸觉腻滑温馨，只怕塞上酥也没有这样软嫩柔绵哩。

花花奴儿是个初嫁的女孩儿，正当春情蔼蔼的时候，被俺答那样一引逗，弄得花花奴儿只是吃吃地笑，香躯挨坐不住，索性倒在俺答的左臂上。俺答就把左臂托住她的粉颈，慢慢地挽起来亲亲密密向她吻了一下樱唇。再看花花奴儿，却是双窝浅笑媚眼斜睨，云鬓蓬松神情如醉，似这般地倚在俺答身上，俨然是一幅美人春困图。俺答其时早已情不自禁，便一手钩住花花奴儿的香颈，一手搂住她的纤腰，霍地立起身来，把花花奴儿抱进后帐去了。那时老翁少女自有一番乐趣，这且按下了。

再说巴罕那吉娶了花花奴儿，俊男美妇天缘巧合，那吉当然是心满意足了。谁知花花奴儿进大帐去到他祖父那里去谒灶，自晨至午不见出来。那吉正当燕尔新婚，恨不得打做了一团的时候，忽地叫他离开了半天，不是比吃奶子找不到娘还难么？那吉看看花花奴儿还不出来，知道定要吃了午膳才回来，害得那吉中餐也咽不下了，只在帐篷前踱来踱去，一会探首遥望，一会儿又回身走到帐后，返个身又走了出来。那吉坐立不安地直等到红日斜西仍没有花花奴儿的影踪。那吉诧异道：“俺的祖父和母亲也不晓事，将来住一起的日子多咧，何必要在此刻留住她做甚？”说着令小校到大帐面前去探望，回来说不见什么动静。那吉没法，谅花花奴儿想是进了晚餐来的了，只得再耐性等着。

金乌西坠，玉兔东上，又是黄昏了。花花奴儿依旧消息沉寂。那吉走进走出地在帐中炉了好半天，远看见灯光闪闪，疑是小校送花花奴儿回来了，就飞也似地迎上前去，却是往山中打猎的民丁，不觉满心失望，一步懒一步地回入帐中。过了一